

10 牧师是什么人呢？

WHAT IS A MINISTER?

（牧师，这里的英文是minister，也可翻译作神仆、神父。）

（事奉ministry：或翻译作职事、事工、工作、服务、服侍、服事、侍奉；希腊文里常是指着大户人家里奴隶的工作。）

自1972年以来，基督的教会——她的形态问题，一直使我斟酌不安。有些问题，已经渐渐的在我思想里理出头绪来了，我很愿意与你分享，希望能够引发有意义的交流、并引发谨慎的圣经查考。当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时，是可以无所畏惧的。

一个压在我心头最关键的负担，我最想分享的，想要让人知道的难处，就是：只要我们永久坚持把“牧师”从新约的长老观念分割出来；也只要我们在实际操作上仍然把神的百姓区分为“被按立的”与“非被召的”（神职人员与平信徒）；那么教会整体的侍奉与事工，将会继续维持瘸腿的状态。

长老，而非“牧师”

在新约里只有“众圣徒、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执事。”（腓1：1）监督、牧师、以及长老

都指着同一群人。（使20：17,28）监督教会的责任，当时乃是靠一群长老们。（提前5：17；雅5：14）然而，呼召牧师的这个传统，却全面的背离了长老的事工。根据新约的模范，*laos*（众人）和*kleron*（圣职人，圣徒，承继），乃是指着所有神的百姓。故此，长老和执事们，也是这一群“圣众”的一部分，并不是有所区分，也不是高于任何人。

“多数宗派的教会都已经背离了这个模式，划清了牧师和长老的界线。普遍的作法使得牧师成为了教会的全职职工；而长老则是普通信徒，他们的作用基本上就像是董事会的会员一样。”（引自：James Stahr, 关注期刊 Interest, 1984年4月，第2页）

在新教的传统模式中，牧师拥有其他长老们所没有的“呼召”；牧师所受的训练，与长老们的截然不同；牧师所受的按立，与长老们的截然不同；牧师是从教会之外招来的，而长老们却是出自教会内部的；牧师可以到其它的教会里服侍，但长老们只能守在自己的教会中；在英语国家里，牧师的姓名前面可以加上“尊敬的Reverend”这个头衔，而长老则不可以；牧师是受薪作工的，而长老则不是；一些

指着长老说的新约经文，只被用在牧师身上；牧师可以站在讲台上讲道，而长老则鲜有这样的机会（倘若曾经有过的话）；并且牧师乃是决定崇拜程序的人。有趣的是，新教的传统作法，实际上很靠近一种外邦的宗教的（一种有祭司和巫医的宗教）；而不像新约的简朴模式。

从长老事工（平等事工），变成了牧师的“事工”

无论我在研究哪一方面的教会真理，它的难处的最终根源，都会或多或少的被追溯到“牧师与长老的划分”。无论是圣经研究方面、或者是教会历史方面的顶尖学者，都有着同样的基本结论，就是：“起初，新加入基督教的人所受到的信仰引导，乃是由一群集体的、义务的人所提供的。但随着岁月流逝，信仰的权威，就渐渐的集中在‘监督与执事’的体制上了。”（引自G. W. Forell, 基督教德行的历史History of Christian Ethics, Vol.1 1979, p. 39）（试比较“独一真神，独一主教：一神论的政治”，引自诺斯底派的福音The Gnostic Gospel, Elaine Pagel, 1981, pp. 33-56）

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：那些认真看待这种学术观点的基督徒，却被扣上“偏激”、“谬误”、和“危险”的帽子。

使徒时代过后，基督徒不久就决定了把事奉的焦点集中在“专业的事工”之上（神职人员）。既然我们看到了新约里的“集体的、义务的事工”，那么，我们是否要问问自己：这种新的焦点是否合理呢？从我们今天的作法来看，我们乃是尊重后来的传统，过于尊重使徒们亲自留下的传统了。（试比较：Judy Schindler, 早期教会里一会一监督制的萌生The Rise of One Bishop Rule in the Early Church, ST, Summer, 1981, pp. 3-9）

真正的“牧师”请站出来！

如果我们是认真看待新约的话，就不能再容忍了，任何关于传统“圣俗区间”的事情，都必须被制止。身为牧师的人，是否愿意抛弃那“尊敬的Reverend”头衔呢？（试比较：大卫·富寺德David Foster说：“不要受拉比的称呼、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、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……也不要受牧师的称呼么？”牧养期刊Journal of Pastoral Care, Jay Adams, 等）整个围绕着“牧师”的烟幕，都必须放在基督的这句话之下；他说：“你们都是弟兄。”

Evangelicals, ”福音信息期刊Gospel Tidings, Sept., 1982, p. 247)

如果我们在自己中间制造出违背圣经的等级差别，那将会导致一些可悲的遗传。请看看以下的例子：“肯定是因为他习惯了人们对他的尊敬，所以约翰·斯马利John Smalley 把他的名字挂在聚会厅的门上，用以通知里面的人约翰进场的时间。这样在安息日的早上，那些重要的人物就可以预先站起来，当约翰穿过聚会厅时，可以向约翰敬礼。”（引自：Mary L. Gambrell, 十八世纪新英格兰的教牧训练 Ministrial Training in 18th Century New England, pp. 113-114）我们今天可能不会仿效这种敬礼，但这个例子里的氛围，仍然上千种不同的形态重复着。

传道：是在街上、还是在“圣所”里呢？

与牧师制度联系起来的，有传道的责任。卡孙H. M. Carson指出：传道“乃是神的百姓受造就的主要途径。”（哈利路亚！基督徒敬拜 Hallelujah! Christian Worship, p. 72）但在新约里，传道主要是在教会聚会以外进行的。（试比较：Stuart Olyott, “何谓传福音？What is Evangelism?”，真理横幅期刊 Banner of Truth, July/August, 1969, pp. 1ff；还有 C. E. Dawson, “福音派者 The

教会是必须专注在使徒的教训上的。而长老们可以常常提供这类教导的基础。可是，若要以牧师的讲台事工，来等同基督的话语在教会中的主导地位：这种理论是不可能从新约中推论出来的。如果那些有传道恩赐的人，走到教会以外运用他们的恩赐，那乃是好得无比的；就如当年伟特腓George Whitefield所作的一样。我们必须记得：“传道占中心地位”的这一套逻辑，乃是有问题的；它乃是在以前的官方教会里冒出来的，那时候国民出席教会乃是强制性的。

“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”

把牧师从长老职分里分割出来的话，它所产生的一个最具破坏力的副产品：就是把肢体的整体性忽略了。清教徒约翰·欧文John Owen提议说：“当我们把整个重心、管理、和造就的工夫，”都放在牧师身上的话；那么，我们就再不可能恰当的实行《以弗所书》4:16里那个肢体的理念了。

帕克J. I. Packer 也坦白的承认，关于清教徒对恩赐的理论，“因为他们过分专注于‘受按立过的职事’……而其他人的其他恩赐，却

鲜有被提起的。”（清教徒与属灵恩赐The Puritan and Spiritual Gifts, 1967 西敏寺论文集Westminster Papers, p.15）

下一个牧师大会，会在哪里召开呢？

把“事工ministry”从长老职分中分割出来，也会把庞大的压力压在那些有恩赐的人身上；他们原是不应该承受如此大的压力的。今日基督教期刊Christianity Today 里的很多文章，都描述了这个明显的状况，以下是一些的文章标题：“你的牧师有多少顶帽子呢（职能）？”“神职人员的离婚事件被渲染于会众之中”；“牧师有问题时，谁来辅导他们呢？”

这些问题的存在，是因为牧师们总是在付出，又因为当地的教会成员没有能力、也没有受过装备去服侍那些牧师们。所以牧师们必须定期的参加一些特别大会，与其他在同样处境里的人一同参加。

因为这个人所构想出来的职位，并不是来自于新约的，怪不得那些担当此职位的人，在试图作到称职的地步时，会遭遇到精力耗尽的状况了。在牧师中间，一些致命问题的发生率总是比较高的，比如：精神崩溃、自杀、离婚、严重的家庭压力、婚姻出现第三者。一份

名为聚焦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的详尽报告指出：在美国的所有宗派里，每个月有1800位牧师离职。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大势的不妙呢？

事工：是讲台，还是集体呢？

当今教会崇拜的形态，它的主要构成部分，极可能就是牧师的制度。（参考Hezekiah Harvey, 牧师 The Pastor, 1879, [Backus Books, 1982], pp. 27-28）初期教会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讲台；然而它却成为了一块不可侵犯的摆设，让你不敢质问它的来源。还有一种与此互相呼应的误会，就是很多人误以为：第一世纪的使徒们真的是设立了一种呼召，视为“祭坛的呼召（全时间的呼召）”。

来自所有宗派传统的学者们都承认：新约里所描述的乃是“特意建构的简朴模式”。以下仅仅是一少部分的例子而已。

- 《哥林多前书》14:26-36 “向我们透视了初期教会的崇拜情况。那个崇拜显然包含了即时自发的灵活性、和从犹太会堂里所遗传的传统程序。字里行间透露了全会众参与的情况。” [14:26]（威廉·别尔德 William Baird, 林前林后

1Corinthians/2Corinthians, 1980,
p. 59)

- “在保罗的日子里，崇拜聚会极可能比今天更敞开。”（连拿德·克皮寺Leonard J. Coppes, 那五条足够吗？ Are Five Points Enough? p. 59）
- “我们从新约里窥察得到的崇拜聚会，乃是大家踊跃参与的”（卡孙Herbert Carson, 哈利路亚！ Hallelujah!, p. 29）

看到这一切，就要让我们惊慌失措的问道：当我们声称新约乃是我们的信仰依据时，为什么我们的聚会跟圣经里的完全不同呢？我们为了保持讲台的中心性，而牺牲了互动，是否合理呢？为什么那些聚会的形态可以造就初期的教会，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危险的呢？圣灵真的是透过圣经来给了我们这样的知识吗？抑或我们应该把它看为无关重要呢？

常有的一种解释，就是说《哥林多前书》1 4章乃是“初期的启示”，后来又有了“后期的启示”来补充它。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，以下几个原因。首先，那个与《哥林多前书》1 4章不同的“后期的启示”到底在哪呢？第二，《希伯来书》是晚一点才写的“后期的启示”，但是它却跟《哥林多前书》一

样，里面仍然强调说：“天天彼此相劝……你们不可停止聚会……倒要彼此劝勉。”第三，《雅各书》也是“后期的启示”，但是一些解经家认为1：19乃是指着“早期基督徒教会的、自由的、无拘束的崇拜。”（Curtis Vaughn, 雅各书导读 James: A Study Guide, p. 35; 试比较：Earl Kelly, 雅各书：基督徒生活典范 James: A Primer for Christian Living, p. 69）

如果我们诚实的话，我们必会承认：讲台的传统乃是一块巨大的障碍，拦阻了我们去遵循新约里的、互相参与的肢体生活。大卫·多马寺David Thomas 对这个情况总结得很好（于1898年！）。他说：“当初的基督徒教会聚会，在同一个场合，可以有好几个讲员向大家发言……既然是这样：1）基督徒的教导事工，应否被当作成一种专业呢？但现今，人们在其中被熏陶、为此接受训练、以此为生活模式；就好像当建筑师、当律师、当医生一样……2）现在的基督徒教会，把一切关乎事工的事情，都限制在一个人身上，这样作是否正当呢？在现今大部分的教会里面，都有一些的基督徒男士们，按他们的天然才能、按他们在经历上的知识、按他们所得的亮光，都很合适作教导和辅导的工作，远胜于他们自己教会的专业牧师。无论就圣经来说、就理性来说、就经验来说，证据确凿的是：“正规的传道”乃是没有半点权威的，它早晚是要消失的。每

一位基督徒男士都应该是一位传道人。如果把教会崇拜里那用来讲道的半个小时，分给了三四个属基督的男士们……而且他们又有表达的才能的话，这不光是更令人兴奋的，而且是比现在的状况更有益处的。（哥林多前书1Corinthians, 讲台圣经导读 The Pulpit Commentary, p. 459）

那我的薪水怎么办呢？

在事工里的人们（牧师），会被新约的长老制度吓倒的。支持牧师制度的传统逻辑乃是没有圣经根据的；只是根据了一些被断章取义的经文。但是《提摩太前书》5:17-18指出，一个教会可以按他们的能力，自由的资助他们的长老们。但正如其它与牧师制度有关联的事情一样，这种资助的前提，必须是有多位长老的情况下，而不是被套用在人想象出来的牧师职位上。（试比较：Ronald Hock, 保罗事工的社会背景：织帐篷与使徒事工 The Social Context of Paul's Ministry: Tentmaking & Apostleship, Fortress, 1980）金钱的资助不可以是长老服务羊群的动机；教会乃是自由的资助长老；长老也有自由用自己的双手工作。（彼前5:2；提前5:17；使20:34-35）

我的证据在哪呢？

如果对于教会的事工来说，牧师真的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的话，为什么要从新约里证

明他是如此的困难呢？约翰·哟德 John H. Yoder一针见血的总结说：“列举了这些证据以后，我们得到了一个极其令人震惊的结论：就是现今基督教里最典型的两个职位，当初乃是不存在的。1）牧师，一个主任牧师领导一个教会；2）还有主教（监督），管理多个教会的。这两个词语，原初都是长老的同义词，指着几个共同带领教会的男士们。

“约翰·加尔文自己的大学——日内瓦大学的教授，亨利·德寺必拿 Henri d'Espines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。他胆敢的指出：加尔文的牧者观念是不合圣经的，‘那种处理事情的状况是令人惋惜的。而集体牧养的事工是应该被恢复的，这是多位长老的同工。我们的教会正需要复兴，而这正是复兴所需的一样主要的先决条件。’这里又一次的，让我们看到更正宗圣经神学 Reformed Biblicism 的佼佼者，挺身而出的把圣经权威置于教会传统之上了。”（圣经神学与教会 Biblicism and the Church, Concern #2, 1955, p. 45）

你看到一点亮光了吗？

如果你是一位神职人员，或者以前是，而你现在开始发现这个职位乃是源于不合圣经的传统的。那么有一些步骤是你必须作的。

* 停止用“尊敬的 Reverend”头衔，或其它的宗教头衔，不让别人把这些头衔放在你的

姓名后面。（鼓励身边的人停止用那些跟“圣平区间”有关系的字眼。）

- * 宣告放弃你的神职人员地位，把自己看作神百姓里的一位。“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圣灵显在各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”（林前12:7）
- * 告诉你的教会：你的神职人员角色，和一切对于这个角色的期望和要求，都是源于人的遗传的，而不是源于福音真理的。
- * 告诉你的弟兄们：所有彼此关顾的责任都落在全体教会身上，并不是落在一些属灵权贵身上。
- * 展开实在的步骤，把你以前运用恩赐的机会，分发给全教会。
- * 展开一套新的寻求真理、分享真理的方法。再不要使用家长式的喂哺，来喂哺平信徒。而是与大家一同学习重要的题目，学习圣经，为要寻求主的心意，并付诸实行。
- * 采用对话式的教导模式，鼓励大家提问题、并发表意见。
- * 当教会实实在在的改变时，就可以把对一个人的依赖，转化为全体的参与了。
- * 我承认，作为一个神职人员，你的财政情况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。你需要根据圣经，有创意的重新考量它。不论你有多少特别的苦衷，如果这样可以促进教会全体的彼此服侍的话，你也起码要考虑考虑保罗的

榜样了。保罗说：“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的人。”（使20:34-35）

当事工与服侍渐渐的被教会全体承担后，就把重担从一个人身上卸下了。那么教会就会有更大的自由，去更有效的分配他们的资源了，可以把资源用在造就人、与帮助有需要之人的事上了。

神职人员制度乃是一个庞然大物。它的攀藤几乎深入到每一个宗教团体的运作里。不是每一个神职人员都那么认真的看待圣经；但是那些认真的人，需要以身作则，开动一个框架观念的转移。那个原初的框架，是更能反映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生态的。

那些因着对基督的忠心，而告别传统神职人员制度的人们，他们往往要付上很沉重的代价；可是所带来属灵收获，乃是非笔墨可形容的。真相恰恰是：留在一个压制人们生命力的、破坏人们生命力的系统里，乃是更冤的。你想想看，（在美国）为什么每个月有1800位牧师离职呢？

“我们信：圣经是我们信仰与行为的无误标准”

很多教会都会宣读这条信条，但是他们愿否认真的去用圣经来衡量他们一切的行为呢？如果我们没有诚实的解释圣经，并真诚的顺服

它，那么这个信条就变得很虚了。我听到过太多的传道人大声疾呼说：“如果我们从圣经里找不到根据，我们就不相信它，不干它。”今天在教会里一大堆不容置疑的东西，都没有圣经的根据；但如果我们挑战这些“不可侵犯的圣物”的话，牧师们和坐在长凳上的人们就会把脸黑起来了。

我向基督的身体，呈上我对圣经的理解。如果你相信我是错误的，请你用圣经来指正我。不然的话，我乃是向你表达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事情，那就请你按它的含义来作出调整吧。你情愿引用经文来支持既有的繁文缛节呢？还是情愿按照神话语里的亮光，去改变你的观念与作法呢？

以下的书，在这些题目上曾经帮助过我。

- * Campenhausen, Hans von.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& Spiritual Power in the Church of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, Standford Univ. Press, 1969.
- * Davies, J.G. The Early Christian Church, Baker, 1981.
- * Goppelt, Leonhard. Apostolic & Post-Apostolic Times, Baker, 1980.
- * Grudem, Wayne.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1 Corinthians. Univ Press of America, 1982.
- * Hanson, Anthony. The Pioneer Ministry: the Relation of Church & Ministry. Westminster, 1961.

- * Lindsay, Thomas M. The Church & the Ministry in the Early Centuries. James Family Pub., 1977.
- * Niebuhr, H. Richard. The Minist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, Harper & Row, 1983.
- * Warkentin, Marjorie. Ordination: A Biblical-Historical View. Eerdmans, 1982.

2005-5-31